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丛书主编 冯道如

隐身人

[英] 吉·基·切斯特顿 等著
丁欣 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丛书主编 冯道如

隐身人

[英] 吉·基·切斯特顿 等著
丁欣 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身人 / (英)切斯特顿(Chesterton, G.K.)等著;
丁欣等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6
(世界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第3辑)
ISBN 978-7-5399-8509-1

I. ①隐… II. ①切…②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902 号

书 名	隐身人
著 者	(英)切斯特顿 等
译 者	丁 欣 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509-1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 被盗的杆菌 001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曹卓彧 译
- 诗人的餐巾 009
[法] 阿波利奈尔
梁 璐 译
- 泄密的心 013
[美] 埃德加·爱伦·坡
刘 洋 译
- 一个志怪故事 019
[德] 歌德
熊小娟 译

新帕里斯 025
[德] 歌德
熊小娟 译

蓝宝石十字架 037
[英] 吉·基·切斯特顿
丁欣译

隐身人 059
[英] 吉·基·切斯特顿
丁欣译

瓶装地狱 079
[日] 梦野久作
沈清清 译

红房子旅馆 089

[法] 巴尔扎克

付 稳 译

吗啡 125

[俄]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侯昌丽 译

司炉 159

[奥地利] 卡夫卡

马 丹 译

被盗的杆菌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曹卓彧 译

“这玩意儿，”细菌学家把一块载玻片放在显微镜下，说道，“也是那著名的霍乱杆菌的制剂。”

那位面色苍白的人沿着显微镜往下看。他显然还不适应这玩意，一只手苍白无力地举在没有看显微镜的那只眼睛上，说道：“我并没看见什么。”

“调整一下准焦螺旋，”细菌学家说，“每个人的眼睛都会相差很多，可能你没有找对显微镜的对焦。你往这边或者朝那边，稍微旋转一点。”

“啊！我看见了！”来访者说，“也没什么可看的，一些粉红的小条纹、小斑点。可是那些小分子、小原子，会大量增殖，可能会毁掉整个城市！这太惊人了！”

他站起来，把载玻片从显微镜上松开，捏在手里走向窗户边。他仔细端详着这制剂：“小到几乎看不见。”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它们还是——活的？它们现在有危险吗？”

“它们已经被着过色了，也就是，被杀死了，”细菌学家说，“我本人希望，我们可以把宇宙中的所有霍乱杆菌全都着色、杀死。”

“我想，”那个面色苍白的人微笑着说道，“您并不怎么介意，周遭的环境活跃着这种物质吧？”

“恰恰相反，我们被迫要与之共处。”细菌学家说，“这里，比方说，”他穿过这间房，在几支密封好了的小试管中拿起一支。“这里面

的病菌是活体，一个真正活跃着的病菌培养体。”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可以说，这是罐装了的霍乱。”

那个苍白的人脸上闪过一丝微弱的满足感。

“你手里掌握的是些致命的玩意儿啊。”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几乎要吞噬那支小小的试管。细菌学家观察着这位来访者的表情，品味着一种变态的快感。这个人，在这样一个下午，带着一则老朋友的介绍信来拜访他。让细菌学家感到有趣的是，此人和他那位老朋友性情截然相反。他那细长而柔软的黑发和深灰色的眼睛，憔悴而野性的表情，紧张的行为举止，还有对事物间歇性的强烈兴趣，这些都不同于细菌学家平常所交往的普通科学工作者——他们通常是冷静沉思。不过，当听说到这种致命性的研究课题，听者显然会很敏感，以为它灵验无比，这或许也是人之常情吧。

他把试管拿在手里，若有所思。“对，这就是关押着瘟疫的地方。只要把像这样的一支小试管打破，这种闻不到也尝不出、用最高清晰度的显微镜着色后才能侦测到的微小生命分子，就会进入到饮用水供应中去。对它们说一句：‘去吧，去繁殖，去填满整个蓄水池吧。’于是，死亡——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死亡，敏捷而可怕的死亡，充满痛苦与不堪的死亡——就会被释放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四散开来，去每个角落寻找它的受害者。它会从妻子的身边带走丈夫，从母亲的身边夺走孩子，让政治家丢掉官职，让劳动者摆脱烦恼。它会沿着下水管道，沿着街道缓慢爬行，四处横行，遇到谁家没有把水煮沸，就乘虚而入施以惩罚。它缓缓流进制造矿泉水的井中，被冲洗进沙拉里，躺在冰块里潜伏起来。它时刻准备着，在马槽里等着牲口来饮，在公共喷泉里等着粗心大意的孩童把它喝下。它会渗入到土壤中，跑到无数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从泉水和井水中又再冒出来。一旦它在供水系统中启程，我们还来不及包围它、逮住它，它就已经要毁灭这座大都市了。”

他突然停止了说话。人们告诉过他，浮夸的言辞是他的弱点。

“但它在这儿是安全的，你知道，相当安全。”

脸色苍白的人点了点头。他的双眼发光。清了清喉咙，他说：“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捣蛋鬼们，白痴，盲目的白痴，当这样的玩意儿

唾手可得时，他们还去使用炸弹。我想——”

门口传来了一声轻叩，那是手指甲轻触门板的声音，细菌学家去开了门。“停一会儿，亲爱的。”他的妻子低语道。

当他再次走进实验室时，他的访客正看着手表。“我没想到已经浪费了您一个小时的时间，”他说，“现在四点差十二分。我本该三点半就离开这儿的，可您的东西实在是太有趣了。不行，我实在是一会儿也不能多待了，我四点钟有个约会。”

他一再致谢，走出了房间，细菌学家送他到了门口，然后若有所思地经过走廊回到了实验室。他在思考，他这位访客的人种。他肯定不是德意志人或拉丁人。“不管怎样，恐怕他是个病态的家伙，”细菌学家自言自语道，“他看着那些病菌培养体时是多么幸灾乐祸呀！”这时，一个恼人的想法击中了他。他转身走向蒸气浴旁边的长凳，又迅速来到写字台边。紧接着，他匆匆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又急忙冲向门口。“或许我把它放在了楼下大厅的桌上。”他说。

“米妮！”他用粗哑的嗓音在大厅里喊。

“什么事，亲爱的？”一个轻柔的声音传来。

“亲爱的，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就刚才，手里有什么东西吗？”

一阵沉默。

“没有，亲爱的，因为我记得——”

“蓝色毁灭！”细菌学家疾呼，他失控地跑到前门，拾级而下，来到了街上。

米妮听见了狠狠关上门的声音。她惊慌地跑到了窗边。街道上，一名瘦长的男子正要坐上一辆马车。细菌学家没有戴帽子，穿着地毯拖鞋，边跑边冲这伙人做着夸张的手势。拖鞋掉了一只，他也没有停下来把它穿上。“他疯了！”米妮说，“是那可怕的科学让他发疯了。”说着，她打开窗，想要叫住他。那瘦长的男子，突然环顾四周，好像和那细菌学家一样也神经错乱了。他急忙指着那细菌学家，对马夫说了些什么。车门“砰”地关上了，马鞭扬起，马蹄嗒嗒。细菌学家坐在紧随其后的另一辆马车上，奋力追赶。马车在车行道上渐渐缩小，消失在了拐角处。

米妮探出窗外停留了一会儿，然后缩回了屋里。她看得目瞪口呆

呆。“他自然是有些古怪的，”她思忖着，“可在这样的社交旺季——他穿着袜子在伦敦城里乱跑！”

她想到了一个主意，这可真是庆幸。她急忙戴上无檐帽，拎起鞋子，走进大厅，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帽子和薄外套，来到门阶上，招来了一辆刚好徐徐驶过这里的马车。“带我沿着这条路往上开，拐过海佛洛克-克里斯特，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位先生在那儿奔跑，他穿着棉绒衣，没戴帽子。”

“棉绒衣，没戴帽子，好的，夫人。”车夫即刻扬鞭，那架势看起来是轻描淡写，就好像他这辈子每天都要驶向这个地址一般。

过了一阵儿，一辆由一匹姜黄色弩马牵着的马车驶过哈弗斯托克-希尔停车处，吓坏了聚集在那儿的一小群车夫和无业游民。

它经过的时候，他们都安静了。而后当它驶远了——“那是哈雷·希斯科。他这是怎么啦？”一个被大家称为老图托尔斯的大块头先生说。

“他在挥动他的鞭子，”一个马童说，“抽得好猛。”

“嘿！”可怜的老汤米·拜尔斯说，“又来一个十足的疯子。他要是没疯，叫我让天雷劈死吧！”

“是老乔治，”老图托尔斯说，“如你所言，他车上载着一个疯子。他该不会从马车上掉下来吧？是不是在追哈雷·希斯科？”

聚集在停车处周围的人群变得活跃起来了。他们组成了“歌队”齐声喊道：“去呀，乔治！”“好一场赛马！”“你会捉到他的！快马加鞭呀！”

“是她，是她在追！”马童说。

“看得我头晕眼花呀！”老图托尔斯叫道。“这儿！我也快要发疯了。又来一辆！难道今早汉普斯特德所有的出租马车都发疯了吗？”

“这回是个女的。”马童说。

“是女的在跟着男的，”老图托尔斯说，“可通常是男的追女的呀”。

“她手里拿着什么？”

“看起来像一顶帽子。”

“十足的一场闹剧呀！三个人，对阵老乔治一个！”马夫男孩说，

“下一个来了！”

米妮在一阵热烈的赞美和呼喊声中驶过。她并不喜欢这样，但她感到她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沿着哈弗斯托克-希尔，沿着坎登镇的高街继续急驶，两眼始终望向老乔治那晃动不停的背影。老乔治正费劲地载着她的“流浪汉”丈夫，离她越来越远。

最前面那辆马车里的人，蜷缩着坐在马车角落里，紧紧抱着胳膊。那个有可能带来巨大毁灭的小试管正攥在他手里。他的心情混合了害怕与狂喜，非常复杂。他主要是怕在达成目标之前被抓住，但在这种心情背后，却是藏着他对自己所犯罪行的一种恐惧，一种虽然模糊却更巨大的恐惧。不过，他的狂喜压倒了他的恐惧——在他之前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不曾接近过他的这种构想。哈夫肖尔、瓦杨，以及所有这些过去使他慕名不已的杰出人物，此刻在他面前都缩小到了微不足道。他只要确保找准饮水供应处，然后将小试管打破，让里面的液体流进蓄水池中，就大功告成了。他计划得多么英明！伪造介绍信，混入实验室，并且他又多么英明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终于要举世闻名了。所有那些曾嘲笑他、冷落他、怠慢他、不屑与他交往的人，最终都得考虑考虑他了。死亡，死亡，死亡！他们总视他为无足轻重的人，全世界都合起伙来压制他。他要教教他们，孤立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眼前这条熟悉的街道是什么街？圣安德鲁街，当然！这场追逐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把脖子伸出了车外。细菌学家在他后面不到五十码的地方。这可糟糕了——他会被抓住、被阻止的。于是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找了找，摸出了半镑。他把钱从顶篷塞出去，伸到车夫面前。“还有更多，”他喊道，“只要我们能逃离这里。”

钱被从他手中一把抓走了。“好嘞，”车夫说着，把顶篷关上，扬鞭在光亮的马背侧边挥打。马车摇摇晃晃，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半蹲着站在顶篷下，把握着小玻璃试管的手靠在车门上保持平衡。此时此刻，他突然感到那易碎的玩意儿裂了——破掉的一半掉在了马车里，发出了零的声响。他咒骂着跌回了座位，凄惨地盯着车门上残留的那两三滴液体。

他打了一个寒战。

“好吧！看来我将是第一个。呸！无论如何，我会是一个殉道者。

这也是有点意义的。但这样的死亡，有些不堪。可我还是想知道，这玩意儿是否如他们所言，能够伤害那么多人。”

就在此刻，他萌生了一个念头——他在两脚之间摸索起来。一小滴液体还残留在那破裂的试管底部。为了确认，他把它给喝了。还是确定一下为好。不管怎样，他都万无一失了。

这样一来，他恍然大悟，再没有必要逃脱细菌学家的追赶了。在惠灵顿大街上，他让车夫停车。他滑下踏板，下了马车，头感到昏昏沉沉的。这霍乱病毒真是速效的玩意儿。他挥手送别了他的车夫，双手抱在胸前，站在人行道上等着细菌学家的到来。他的神情有些悲壮。即将到来的死亡，让他感受到某一种尊严。他用挑衅的笑声迎接他的追逐者。

“无政府主义万岁！我的朋友，你来得太晚了！我已经喝下了它，霍乱已经着陆了！”

细菌学家透过眼镜，从马车上看着他，露出了莫名其妙的笑容。“你喝下了它！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我明白了。”他想要再说些什么，却克制住了自己，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打开车门，作下车状。无政府主义者见此，挥起了手，戏剧性地向他永别。他向滑铁卢大桥走去，用他那感染了的身躯小心翼翼地推挤尽可能多的人。细菌学家看着眼前的景象慌神了，因此，当米妮带着他的衣物鞋帽出现在人行道上时，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太好了，你把我的东西拿来了。”他说着，却仍旧看着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消逝的身影陷入沉思。

“你最好进车里去，”他说着，仍然盯着那里。米妮完全确信他疯了，于是让车夫送他们回家。“穿上我的鞋？当然，亲爱的，”他说。这时马车开始掉头，遮住了远处那个昂首阔步向前走的黑色小身影。突然，他想起一件怪事，大笑了起来。接着他说：“尽管如此，这事还是确实很严重。”

“你看，那人来到我的屋子来看我。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你可别晕过去，否则我就无法把其余的事告诉你了。我不知道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本想要让他惊讶一下，便拿出了我新研制出来的细菌培养体标本。我跟你说过这玩意儿的，它会在猴子身上蔓延，从而造

成蓝色的斑块。像个傻瓜似的，我却跟他说这是亚洲霍乱杆菌。于是他就带着它跑走了，企图用它给伦敦的水源下毒，而且他一定以为他能够感染这座文明城市里的一切。现在他吞下了它。当然，我也无法说出，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你知道，它已经把小猫变成了蓝色的，让三只小狗身上也出了斑块，让麻雀也变成亮蓝色了。不过，困扰我的倒是，要再调配一些的话，又得费事，又得花钱。”

“这么热的天还要穿上外套！因为我们可能招来口舌！亲爱的，那些口舌可不是一阵穿堂风。可我为什么要在这个炎热的日子穿上外套？因为流言——哦！好吧，好吧，穿就穿吧。”

诗人的餐巾

[法] 阿波利奈尔

梁 璐 译

儒斯丹·普黑郝格是个画家，位于生活的边境、艺术的边缘；他有个共同生活的女伴，还有些经常来看他的诗人朋友。时而这位，时而那位，朋友中总会有一位留在他画室吃晚饭，而画室的天花板上，注定了只会有臭虫而不是繁星。

可是在这些常客中有四位却从未同时出现在这张饭桌旁，他们是：大卫·皮卡尔——来自桑塞尔，和那里的许多人一样，出自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犹太家庭；雷奥纳尔·德莱斯——结核病患者，一生为灵感创作呕心沥血，脸上永远带着一副搞笑的神情；乔治·奥斯忒奥勒——他眼神忧虑，沉思的时候像极了站在十字路口思考选择的赫丘利斯；热艾姆·赛恩-菲利克斯——他听说过的故事最多，脑袋可以在肩膀上转圈，就像他的脖子只是用螺丝拧在身体上一样。这四个人的诗都写得棒极了。

饭局在继续，却不曾有人告诉过他们，他们四个诗人正轮番使用着同一条餐巾。

渐渐地，这块餐巾变脏了。

这块滴上菠菜汁的污迹旁是蛋黄渣，那块圆形酒红色的是嘴唇印子，还有那五个灰色的指头印是席间擦手时留下的，一根鱼刺像支长枪一样穿过亚麻的组织布纹，一颗干巴巴的米粒还粘在餐巾一角，香烟灰让有的地方比其余地方看起来更黑了。

“大卫，这是你的餐巾。”儒斯丹·普黑郝格的女伴说道。

“也该考虑一下买些新餐巾了吧，”儒斯丹·普黑郝格说道，“记下来，等宽裕点的时候去买。”

“大卫，你的餐巾脏了，”儒斯丹·普黑郝格的女伴说道，“下次我给你换一条。这周洗衣工没来。”

“雷奥纳尔，拿着你的餐巾，”儒斯丹·普黑郝格的女伴说道，“你可以把痰吐在煤盒里。你的餐巾脏死了，下次洗衣工把洗干净的东西给我拿来后，我就给你换条干净的。”

“雷奥纳尔，我该给你画一幅你正在吐痰的肖像画，”儒斯丹·普黑郝格说道，“我都想给你刻个雕塑啦。”

“乔治，”儒斯丹·普黑郝格的女伴说道，“每次都给你用同一条餐巾，我都不好意思啦。普黑郝格，我都不知道洗衣工到底在干吗，她还没给我拿来洗干净的床单衣物。”

“我们开始吃吧！”儒斯丹·普黑郝格说。

“热艾姆·赛恩-菲利克斯，我不得不再给你用这条餐巾了，今天我手头没别的餐巾了。”儒斯丹·普黑郝格的女伴说道。

画家在整个用餐过程中，总让诗人转脑袋给他看，讲故事给他听。

几年过去了。

诗人们轮流使用着这条餐巾，而且他们的诗写得还是极其之好。

雷奥纳尔·德莱斯吐起痰来更加夸张滑稽了，而大卫·皮卡尔也开始咳嗽了。

在大卫之后，是乔治·奥斯忒奥勒和热艾姆·赛恩-菲利克斯，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被这条带有病毒的餐巾逐个传染的。

这条餐巾，就像是医院里无人问津的破布，沾着过他们四个诗人咳出的血，而饭局仍在继续。

刚入秋的时候，雷奥纳尔·德莱斯的生命因为咳嗽走到了尽头。而在其他医院里，余下的三个诗人被咳嗽折磨着，如同被欲望折磨着的女人，他们在不久相继去世，身后都留下了美好的诗篇。

人们将他们的死归咎于不羁与常年的夜生活，而不是那块沾染了致命病菌的餐巾，因为仅仅一条餐巾真的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杀死四个才华无与伦比的诗人吗？